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六回 敷文真人奉命監場 瀟湘仙子臨壇感舊

話說薛姨媽處，因邢岫煙臨盆，要用免腦丸，遂叫老李媽到王夫人這邊來找。王夫人尋了兩丸，又將聖府所傳黑神丸方自配的催生神藥，用紅紙同免腦丸包在一處，引用童便黃酒，一併開明，交與老李媽帶回。遂命包勇將大觀園通著薛姨媽的門拿鑰匙開了鎖，王夫人帶著彩雲、珍珠、李貴家的才要動身，薛寶釵回說也要跟著一同過去瞧瞧。王夫人說「很好」。便又添了雪雁、柳五兒，大伙兒同進大觀園來。只見竹木如舊，無人居住，景致全非昔比。包勇開了門，焙茗先跑去說了，薛姨媽帶著寶琴、香菱忙接出來。此時邢岫煙服了一黑神丸，不多會就產下一個小廝來。薛姨媽見著，即將此事說了，便謝所給之藥實在通神。王夫人就替薛姨媽道喜。不便到新產人房裡，即進薛姨媽房來。又道了喜，方才坐下。跟寶琴的翠縷即端上茶來。寶釵要替薛姨媽磕頭，薛姨媽說：「姑娘人家，如何當得起，一說即是了。」寶釵便回王夫人，說要瞧邢岫煙去。王夫人說：「很好！你可替我問候罷。」寶釵便帶著雪雁去了。薛姨媽叫香菱陪了過去。

王夫人與薛姨媽又說了會家常話，又問薛蝌近日買賣可好？薛蟠在家做何事情？薛姨媽說：「如今你大外甥很知好歹了，同他兄弟蝌兒，逐日在鋪子裡張羅，酒點也不去聞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這就是姐姐造化。此後日子何患不興騰呢！」

又說了一會話，王夫人便站起來，說：「我瞧瞧琴姑娘去。」寶琴聽說，連忙站起，同著薛姨媽便進東院寶琴這邊來。才進院門，只見奶母孫嬭嬭抱著個姐兒，在一株半花半實才吐葉兒的桃樹下，同個小丫鬟看那蝴蝶飛來飛去的呢。王夫人一見便問：「這是月素姐兒嗎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是便是他，乳名不叫月素了。他爺爺梅翰林舊年秋天有書來，改著月娥了。」

王夫人看這月娥，穿著紅綢薄綿襖兒，綠綢子褲，白綾襪，三鑲金片兒鞋，頭上帶著齊眉箍兒，八寶兒鑲著。齒白唇紅，風韻中帶著穩重。王夫人一見甚喜，用手引他。這小姐便趕著王夫人叫抱。王夫人接了，抱著走進屋門。寶琴說：「看小阿子溺了太太罷。」急用手接過去，遞給孫嬭嬭，抱在一旁去了。王夫人說：「好個乖孩子。模樣兒齊整，看光景必是聰明的。」薛姨媽說：「可不是嗎！餅了抓周兒才倆月，家裡人他小心兒都認得了。見了他娘，只是要抱。嘴裡咕咕的，像要說話的樣子。他爺爺在家看見，不知怎樣疼哩！」

王夫人使眼色兒給彩雲，他即轉身家去，替五釧兒要了王夫人早備下的禮物，用盤兒托了。上面擺著珊瑚簪一枝，玉面花兒一朵，金鐲一副，金絡子玉鎖一把，大紅湖縐二端，玉色湯綢一大匹。彩雲端著進來，王夫人說：「不堪微物，聊當見面之儀。」薛姨媽才要說謝，只見寶釵、香菱從邢岫煙那邊過來，剛走到寶琴房裡。寶琴隨即讓坐，薛姨媽向著王夫人說道：「多謝姨太太費心，賞月娥這些東西。月娥快過來，替太太磕頭。」孫奶母就抱過孩子來，朝上說道：「月娥謝姨太太的賞。」王夫人便又給孫奶媽一個銀子荷包，孫嬭嬭抱著月娥要跪下去謝。王夫人連忙拉住，說是「有了」。因笑著問寶釵道：「那邢姑娘身子可好？新添的這孩子長的何如？」寶釵答道：「那妹子身上很好。這孩子生得也極好的，團團臉兒，眉也高高的。耳朵也好。只是臉上有一大些毫毛似的。」王夫人說道：「這是過了月的緣故，無甚要緊。」即辭了薛姨媽，同寶釵回家去了。

到次日，即著人替薛姨媽處送過洗三禮物。薛家也送彩蛋染的各樣果子與各親友，並擺酒待客，亦不多贅。

從來烏飛兔走，暑往寒來。天地者，萬物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過客。古來多少名流，撫流光而欲訴也。又有朝運百璧，暮運百璧，愛惜分陰如陶侃這等人，只是賢豪者輩。然未免著意在功名這條路，似與這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的道理，尚覺隔著一層。說便是這等說，睜眼算來與日月爭光的，古有幾個？與草木同朽者，比比皆然。人生在世，何不豎起脊骨，做起一番事業。濟世利民，光昭史乘。不得志而擁皋比以講道，亦可樂育英才。傳道得徒視行道得與者，殊途同歸，本無二致。到後來身騎箕尾，回位天上，自不等這般虛生無益於世的人，在上帝亦不一樣看待。奈世上有一等獨善其身，煉氣空山，施藥塵市，累劫苦修，得了人王一個封號，便可騰身金闕，位列仙班。如本傳說的甄隱士，尚是借境。至《紅樓夢》所載寶玉的敷文真人，實是聖君親詔敕封，那得不逍遙天上，受職絳霄。世上俗流，眼若觀天井底，每說道一件神異的事，這讀幾句書的便是搖著頭，以「子不語怪」目而笑之。據此說來，春秋祭典，豈盡便虛？他若山川出雲則祀之，以及所謂其帝太皞、其神勾芒者，又何說以處此。再不然諸公請看，每逢鄉會大典，場中用旗請神監場，插在明遠樓上，定有一種實在證據。朝廷上多少博學高識的人，何皆相沿不廢。

如今且說賈政到了己丑這年，巡城差滿，從陝西道對調了江南道；又值坐糧廳出缺，就點「了坐糧廳巡查漕務，兼理關稅。去秋鄉試，閱鵬騫中了，候著會試，不能隨去。閱師爺轉薦了一位謝啟運，亦是秀監，胸中很好學問。又經周侯爺薦了同出兵的一位幕友褚小鬆，更是位極通的拔貢。璉二爺又替請了辦書裏的先生韓子興。三位師爺束脩豐厚，聘禮優隆。各各歡喜，收拾行李，要隨任去。賈政派了賴升、林之孝做堂官，家中仍著包勇看大門，稅口上掛了包勇一個股子。當日放出去的家人，皆求情尋覓，鑽了進來。又各位大人以及寅好親朋，薦長隨的，不一而足。賈政無如何，只得留下，到衙門時再做安排。謝了恩，面聖請訓，擇日即到任去。家中賀喜擺酒，以及送行諸事，不及細說。賈政到任後，參見總漕，拜了闔城同寅，並點派稅口，查辦糧艘，一一皆派置妥當。

再說會場期迫，到了二月初八日，士子未點名入場前，才交五鼓，提調稟了知貢舉，即照例舉旗，請各位神聖監場。請的原是梓潼帝君。那年帝君奉上帝之命，到暹邏國封王，不及臨場監查。當經純陽呂祖具奏，上帝想起敷文真人原在梓潼座下同司文案，遂欽命敷文真人寶玉此科監視會場。金旨一下，即有仙官仙吏，持節擁旄，護衛著敷文真人，來到下界。正值場內請神，敷文真人即入場，暗中稽察善惡，以昭報應。

卻說這科，賈蘭攜著考具，隨眾搜檢進場，領卷歸號。過了二更天氣，靜養一會，待題紙下來，好做文字。恍惚間，像當年同叔寶玉走出場來，寶玉一時不見，自己各處找尋。似尋到一處，山巒蒼秀，有文昌閣。走進閣內，忽見寶玉未戴冠幘，頭挽道髻，冠著玉簪，身穿仙縵，腳登雲履，站在一張桌子中間，堆著多少文書，聽其發付。他見自己進來，不發一言，將個紫金葫蘆中間插朵蘭花，遞在手內。自己才要上前拉著說話，聽得號軍送了題紙到號，忽然驚覺，恰是一夢。接著題目，只顧構思做文，這個夢卻不及細詳是何徵兆。

初九日未刻以後，賈蘭文字將及騰完。忽聽得露字三十三號有個士子，用文袋帶子自縊了。知貢舉同監場御史皆下來，叫出號軍來問。這號軍磕了頭，稟道：「這號裡坐的是宮老爺，今日將亮時，聽得口中自說「騙你銀子，是我不是。」即打了自己兩下，便就罷了。方才晌午後，忽又厲聲說道：「還我的興命來！」號軍忙來看時，這宮老爺手拿著文袋的帶子，離脖子很遠，不知怎樣就死了？號軍皆是實話，求恩典。」知貢舉要過卷子一看，卷面上寫著一名宮廷爽，係揚州府泰州附學生。遂即取了號軍口供，用天秤將此公請出，預備棺木殮好。傳伊家屬領去。這事傳遍場中，無不害怕。

頭場已過，進了二場。大家正做文字，忽又生出一件奇事來。跟知貢舉趙大人的小避家王文起，這日正站在屋內，忽然一交跌倒，眾人將他抬到旁邊屋內床上，見他滿身發熱，口出讖語。躺了一日多些，二場開了龍門，士子紛紛出場。見他一咕嚕子爬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」趙大人才要叫他來問，有個委官上來回道：「為字十二號的舉人，掐著自家脖子，已沒氣了。」

趙大人要下來瞧，只聽得小避家王文起說：「大人不必問別人，這事小的知道。」趙大人及至公堂大小鏘官，同聽了這話的。家人書役無不吃驚，趙大人便吩咐道：「你可說來我聽。」王文起道：「小的好好站著，忽門外來了青面獠牙的小表，拿一手牌，寫著「王文起」三個字。小的就暈倒了。隨著這鬼使到了明遠樓上，別有一間淨室，見了什麼敷文真人。就叫這鬼押著小的，又到一處，見了個女鬼。那女鬼將小的看了一看，說不是這人。那青面鬼像有著急樣子，忽聽說敷文真人有命，著這鬼押著小的，同著女鬼，各號去查。那時天尚未亮，來到這為字十二號，這女鬼仔細一看。說：「這才是了。」即趕上去，說：「王文起，你好狠

呀！今日一般找著你了。」轉退回來，向小的說：「這事與你不相干！這王文起是我鄰居，愛我姿色，騙我奸了，許定娶我。我就偷幫了多少錢，他才中了一舉。誰知他變了心，別處定下親事。我還不曉得。他反將我私事聲揚，叫我父母將我活活致死。今日場中虧了數文真人指示，才報此仇。」說完將袖子拂了我臉上一下，即進號將此人掐著不放。我就活過來了。」趙大人及眾人聽這話，全無裝點，這是實了。即忙忙來到為字號，查了卷子一看，是四川射洪縣人，果名王文起。此時龍門已開，叫人抬出棺殮，候人領去。

趙大人回到至公堂，說道：「此事比前日頭場事更奇。場中有鬼神，這話果不虛了。但不知這數文真人是那一位的仙號？」內中有受卷官年紀老些，走上前說道：「這位封號不久，卑職前在禮部，曾奉敕經手辦的。」趙大人忙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那位官道：「這位諱是寶玉。中舉後就沒了下落。奉旨找尋，究無根跡。遂封了數文真人。怎麼就監場辦事，這便不明白了。」趙大人說：「寶玉不是現做坐糧廳賈大人兒子麼？」那位官答應道：「正是。」眾人議論一會。倏忽三場竣事，數文真人曾否覆命，事無影響，不敢臆斷。

再說賈蘭出場，文章得意，到了家中，見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，無不滿意歡喜。此時芝哥兒已四歲了，從三歲上寶釵教他認字，已認得許多字了。說話雖遲，但說得一句，全不是孩子聲口。王夫人、寶釵見了賈蘭獨出會場，想起寶玉，無不感傷。及見芝哥兒，早已自己解釋了。

賈蘭遂將頭場爆舉人事說了，大家甚詫異。又把王文起這件事原委委述了一遍，無不毛髮悚然，皆有懼意。及說到數文真人，賈蘭又說：「這不是寶叔叔的封號嗎？或者寶叔叔成了仙果，亦未可定。再這會場中，孫兒夢見寶叔叔在文昌閣內，收發一切文書，給了孫兒一個插朵蘭花的紫金葫蘆。再三詳解不出是什麼緣故來。」王夫人聽說，眼圈兒紅了，就淌下幾點淚，亦不做聲。賈蘭便不再說了。次日，即到坐糧廳衙門來，替賈政請安。賈政聽他三場得意，甚是喜歡。住了一日，仍叫他家來，到東府及各親友走走候曉。賈蘭在賈政前，絕不敢提起數文真人這件事。當日回到家裡，見了王夫人，說賈政身體很好，衙門中亦無別事。即到李紈房，見他母親。過了一天，才到東府及各親友處皆走候了。

三月天氣，最是溫和易於倦人。史湘雲自孀居後，一心無礙。回來便移在櫳翠庵，與惜春同住。朝夕講論，漸漸調氣用坐功，想著超凡入聖。

賈蘭出場，李紈望子心切，曉得惜春受過妙玉仙傳，善能扶乩問事，可以前知。這日邀了探春、寶釵，帶著賈蘭，同到櫳翠庵來。惜春一見，連忙讓坐。史湘雲亦過來見了。烹起好茶，大家喝著。李紈說起當日寶玉失了通靈玉時，妙玉請的好靈乩。後來無不應驗。寶釵即接說道：「妙玉這法已傳了四妹妹了，大嫂子還不知道嗎？」李紈說：「這麼樣麼？我今有事，要求姑娘了，你蘭姪兒出場，要問功名事，姑娘肯請靈神替我一求嗎？」惜春只是笑，不發一言。李紈遂著了急，說：「蘭哥兒過來，你親自央姑娘。」賈蘭聞聽，遂走一步，朝著惜春打了一千兒央請。惜春說：「你便聽你二孀娘話。我何曾會請靈？」遂用手拉起賈蘭。忽聽史湘雲旁邊說道：「這為姪兒功名，惜妹妹要會，何不就設壇替問一聲？這有何妨礙，你便這樣固辭。」寶釵道：「四妹妹，你那一日不同妙玉學書符的？我親見過，你還賴到那裡去！」

惜春是個忠厚人，被他們逼的不好意思了，遂說道：「學是學過，只怕未必很靈。」李紈見他肯了，急忙找了廟中一間淨室，焚起好香，設了乩壇。惜春便畫符請仙。不多時，惜春、史湘雲駕著乩，忽在灰上動起來，大家跪著，求上仙留號。乩忽動著，寫道：「拐仙。」仍是妙玉當日求的。賈蘭遂過來行了禮，虔誠問自己這科功名得失。只見這乩左旋右折，畫成一個葫蘆，中間又畫一朵蘭花。眾人大以為奇，賈蘭這一驚吃得不小，正與場中那個夢一點不錯。因又禱告道：「這葫蘆兒弟子亦曾夢過，實在愚昧，求大仙明示一言。」那乩忽如飛，寫了——句道：「葫蘆中間卻是蘭。」即轉丁一處，乩又寫道：「天機不可泄。吾仙有事，要去了。」惜春忙燒送符，乩便不動。探春遂向爐中重添了香，又叫惜春畫個抓符，看看請的何神。惜春遂另寫一樣符來，燈下點著。這符便化作旋風起去。

誰想警幻仙人有事，要到一處點醒人的姻緣，帶著瀟湘仙子，凌空正走。卻被這符將瀟湘仙子抓住，只得隨符降壇。惜春、史湘雲正扶著乩，忽見乩自動，知是仙到。大家又請留號，乩遂寫出四句詩來：

瀟瀟疏影竹，湘水隔偏多。

仙鶴歸來晚，子兮問我何？

寫畢，將乩圈了詩中各句首一個字。探春說：「這不是我黛玉姐姐麼？」乩忽寫道：「仙凡已隔，不計往因。」大家同覺淒然。只見乩又寫道：「如無事問，我就去了。」探春遂將黛玉所做《桃花行》寫出：「桃花簾外開仍舊，簾中人比桃花瘦」的兩句來，問道：「姐姐還記得麼？」乩忽又成一詩道：

東風舊恨總模糊，天上人間境不殊。

是幻非真真乃幻，將無代有有仍無。探春又問賈蘭功名事，乩忽寫了一行草書，道：「這事非我所知，可問數文真人。我隨警幻仙有事，不可遲了。」眾人尚戀戀，不肯叫去。惜春急畫送仙之符，乩便仍舊不動了。當下眾人深以為異，遂不再請，仍到惜春房來，喝了回茶，遂即散去。

過了十數天，會試揭曉，賈蘭中了第三十九名進士。報到榮府，舉家歡喜。報子即飛星到坐糧廳衙門去報討賞。賈政聽得賈蘭中了進士，心中大喜。即重賞報子，差李貴帶了一千銀子，來給蘭哥兒做見房師及殿試等各樣使費。

賈蘭這科卻中在董繩武的房裡。看了《題名全錄》，方悟了一葫蘆中間插朵蘭花的先兆。原來三十八名係胡兆元，四十名是盧作霖。自己名蘭，插在中間，所以中在三十九名。可見事由前定，不可勉強。閱師爺這科不中。遲了數天，賈政仍請到坐糧廳衙門去了。賈蘭中在董詞林房裡，原屬姑姪，做了師生，這番相待親熱，自不必說。刻齒錄，刷硃卷，俱是照常辦理。誰想副主考劉大人就是鄉試的大主考，是時更覺優待。

忙忙的又是殿試，賈蘭殿了二甲第四名，點人庶吉士，家中親友這番慶賀酒筵固甚熱鬧，賈政坐糧廳衙門比家中更熱鬧十分。賈蘭得此一第，稍慰李紈這番苦志，亦可謂膝下得有人了。

再說去秋鄉試後，該部請點更易學差，奉旨：梅友福著江西留任。這梅翰林便照舊視學，不能回京了。

夏去秋來，轉瞬冬到。這年臘月十三日，賈蘭大登科後小登科，要娶聞小姐過門。現到坐糧廳署，將此事稟明賈政。然後兩下議定，擇吉來娶。原來榮寧二府中舊例，不行親迎之禮，在家候親。先數日內，聞府送過嫁妝，亦甚齊備。

到了十三日，賈府自備了三百六十個金鏡，大紅猩猩氈，外加十樣錦繡的簇新一頂花轎；前擺兩府國公官銜執事，後列御史及翰林院旗仗；二十四對紅燈，間著無數火把；八對頂馬，鑼鑼牌棍，轎前一對金瓜，三簷紅傘，一柄大扇，鼓樂笙簫。一路放著百子花炮，娶了聞小姐到來。花轎抬進府，靠著院門，方才落平，賈蘭對著轎射了三箭，才將聞小姐轎門打開。聞小姐尚站在轎中，添了胭粉，遞給寶瓶抱了，即有兩個嬾嬾攙出轎來。賈蘭先在天地前站著，伺候拜堂。兩個嬾嬾架著聞小姐，到門檻上跨過馬鞍，方到天地前行了禮，送入洞房，合巹坐帳。外邊聞翰林送親的人，有賈珍、賈璉陪著，管待豐盛周備，俱各歡喜而去。

三朝廟見，尊卑上下行過了禮，寧榮二府各長輩，同薛姨媽、周姑爺、曹姑爺、董姑爺、史侯爺等處，皆送拜儀，輕重不等。聞小姐拿出檢箱什物給李紈看，遂著素雲同跟聞小姐的小翠用盤擺好，分頭各送。也有收兩樣的，也有謝了全不受的，端盤人皆有賞賜。賈政處早吩咐，因未彌月，不必來衙門磕頭了。王夫人看聞小姐溫柔典雅，不愧家風。與李紈房子一排兒住著。李紈看他兩個佳兒佳婦，心中快暢，難以言喻。